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蒼虬閣詩集

陳曾壽 著

張寅彭 校點  
王培軍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蒼虬閣詩集

陳曾壽 著

張寅彭 校點  
王培軍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蒼虬閣詩集 / 陳曾壽著; 張寅彭, 王培軍校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 - 7 - 5325 - 6505 - 4

I. ①蒼… II. ①陳… ②張… ③王… III. ①詩詞—  
作品集—中國—近代 IV. I222. 7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07019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道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蒼虬閣詩集

陳曾壽 著

張寅彭 校點

王培軍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21.125 插頁 5 字數 364,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200

ISBN 978 - 7 - 5325 - 6505 - 4

I·2588 平裝定價: 52.00 元



陳曾壽像

蒼虬閣詩卷二

壬子至丁巳四月

蘄水陳曾壽仁先

詠懷

壬子

哀哉道喪世消息疇知之母子一念忍機發傾天維決  
流沒一日魮魮魚頭悲有鳥名姑惡哀哀三月時廣室  
無空虛再摘蔓離離黃美不在裳嫺羿相推移有物何  
不仁芻狗天地爲蜉蝣旦夕死見曉何由期

翳翳園中桑過夏無人采夕陽黯平蕪輕篲將何待春  
陽二三月游女如雲夥苔花上鴛機毛羽生光彩願君  
勿繅絲絲膠固難解質滅會有時性結終不改

予所愛盡天下之賢豪以詩鳴  
者多矣其深婉有味騷雅甚正推  
徐若雪惜日辛未以後不復致力遂  
少佳章然詩才詩學少見其此  
也景歲同伯攬別智威春詩絕  
佳為銘於後即此亦足以壓倒  
一切矣

陳曾壽手迹



陳曾壽所繪山色松姿圖  
(現為陳文鉢先生所藏)

## 序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為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啟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為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為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為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為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為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倣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為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 前言

多年前，在整理和編輯民國詩話叢書時，即感覺碰觸到了一個規模和成就都不在宋詩之下的舊體詩人群體（「舊體」相對於其時已有的「五四」新詩體而言）。由於民國時間不長，這一批詩人都由前清來，兼跨清、民兩朝，加之民國後此道又絕，故在隨後的誦讀和研究中，即與師友同道切磋、醞釀，提出了「清民詩」這一詩史的新概念<sup>〔一〕</sup>，然未遑深論。此次編校陳蒼虬詩集，除了偏嗜的個人因素之外，亦有繼續探索這個議題的思考在。

### 一

蒼虬閣主人陳曾壽（一八七八—一九四九），字仁先，湖北蘄水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進士，官至廣東道監察御史。人民國後不仕，奉母卜居杭州南湖。民國六年張勳復辟，授學部右侍郎，事敗旋歸。十四年應溥儀召至天津行在，又從至長春，任后師，及管陵園事。三十一年南歸，遂不復出關。三十八年卒於上海。其家藏有元吳鎮《蒼虬圖》，極喜摹寫，因以名所居，並以名其集。其號尚有耐寂、復志、焦庵

等，俱見心跡，終以「蒼虬」一號最爲人知。

我之愛讀蒼虬閣詩，主要是爲詩中透出的那一腔忠憤之情，極真摯而又纏綿之致，每覺不同於他家而感動不已。這當然不只是我個人的體驗，前賢早有人指出過了，如陳三立云：「沉哀入骨，而出以深微澹遠，遂成孤詣。」（《蒼虬閣詩抄題識》）鄭孝胥云：「哀樂過人，加以刻意。」（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二十五引）陳寶琛題其集云：「九京遺恨君能說，等閒花木有遺哀。」汪國垣云：「忠愍之懷，寫以深語，深醇悱惻，輒移人情。」（《光宣詩壇點將錄》）都注意到了其情深摯、其詞刻意的特點。散原更自歎弗如：

余與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沉鬱，而澹遠溫遠，自掩其跡。嘗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次之元好問。仁先格異，而意度差相比，所謂志深而味隱者耶？嗟乎！比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爲僞父。則仁先之宜有不可及，並可於語言文字之外落落得之矣。

（《蒼虬閣詩集序》）

得此一評，蒼虬閣詩遂真遺世獨立矣。當然，此評或有不盡認同者，如胡先驕謂蒼虬何嘗沒有激烈的詩<sup>〔二〕</sup>，而陳、鄭詩又何嘗不蘊藉。這自然都有其道理，容下文再議，但對於揭示蒼虬詩獨家之特點和獨至的高度，散原此識是無人可比的。由於置己於內，褒貶之餘，用語亦極有分際。

關於陳曾壽其人之情深拳拳，陳曾則以胞澤之誼，講得最爲具體親切。其言一則云：「兄之天性忠愛悱惻，又喜交遊談讌之樂，沉酣日夜而不厭。所至之處，賓客滿座，皆引以爲相契，而無逆虞傲物之

心。」一則云：「所得俸錢，盡以散之昆弟親友，而不爲己毫髮計留也。……于兄弟子侄親戚，則友慈之意，老而彌篤；于朋友故舊，則情益真切而深厚。」一則又云：「兄遇事直情徑行，無所顧慮，或亦不免爲人所忌嫉。蓋其貞心矯節，始終不貳。其于居朝爲官，趨利避害，巧于迎合，而擅於傾軋，本非其所長，徒以忠愛之固結，依戀而不忍去。雖以事機之叢脞艱難，辭章屢進，而上之知兄最深，終不聽其去也。」（俱見《蒼虬閣詩序》）巨細靡遺，確是外人難以盡言的。

其中最關乎蒼虬性情之大者，自然是他與溥儀保持的那一份前後如一的「君臣」關係了。這裏不妨再稍稍詳論之。溥儀一生身份大開大闔，陳曾壽與之相隨得宜，初不違本性而終亦無違青史名節，這是極其不易的。這一點，如能與陳三立、陳寶琛、鄭孝胥諸人之相關行事比較論之，或更能見出蒼虬其人獨秉的性情。

如所周知，清、民易代的性質迥不同於此前的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除了「易代」這一點相同之外，「易族」之事前亦有之，以共和制代君主制，則是三千年歷史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作爲這個變局中的首當其衝者——末代皇帝溥儀，其後又經歷了紫禁城、天津張園、靜園時期的遜帝、僞滿洲國皇帝等身份。從一九一一年辛亥之變，直至一九四五年僞滿覆滅，他竟還擁有長達三十餘年或真或幻的君主生命，這在歷代廢帝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面對這樣一位昔日君主的存在，我們所要論及的四位詩人無一例外，或在觀念上，或在感情上，或在

行動上，都把他當作了不二的主上，所謂「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也<sup>〔三〕</sup>。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守住了傳統倫常「不事二主」的底綫。但四人之「守」的分際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智愚立判，甚至有忠奸之分。其中陳三立的情形已爲人所熟知，他因爲戊戌變法失敗和其父的結局，從光緒末年起即避居不出，與宣統及民國後據有各種身份的溥儀並無直接的干係。但他在民國後的絕不出仕，雖未必即是對於前朝之愚忠，傳統士大夫操守的堅持却也是無可懷疑的，因而在客觀上和歷史定位上，即意味着始終未曾背棄與大清的君臣關係<sup>〔四〕</sup>，最後在國難中不屈而死。他的後半生堅持忍作所謂「神州袖手人」，這一方面維護了自己的元初身份而忠孝兩全，一方面又與晚清和民初的濁政保持着距離，類似現代政治「在野」的身份，最爲適當，表現出義寧陳氏一貫秉有的特識，因此受到當時人士普遍的推戴，現代人一般也無異議。

其他三位則都與溥儀始終保持着直接的、密切的關係。陳寶琛自宣統登位起即復出，充任帝傅，此後在紫禁城時期，乃至天津張園、靜園時期，他都一秉臣節，忠心不二。而在溥儀離津要去東北謀立偽政之際，他却作出了那一場大義凜然的訣別，這一點最爲後人所稱道<sup>〔五〕</sup>。之後偽滿洲國成立至他逝世的三年時間裏，弢庵又曾兩度去所謂新京長春謁主，表現出了始終不渝的忠心。兩次滯留時間都不短，各在兩個月以上，時任偽國務總理的鄭孝胥每次都親往迎送，過從亦不疏<sup>〔六〕</sup>。

至於鄭海藏，本是一位幹練之才，參與晚清政治甚是勤勩。人民國後不仕，而在「宣統十六年」（一

九二四年）一月、二月應詔入紫禁城，命管內務府<sup>〔七〕</sup>，從此直接輔佐溥儀，直至其末年。他又非一般吏才，於政治實深具用心。如他對於清亡後的政局走向，有一個所謂「三共」的見解，即「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將亡於「列強」，「共管」，然後由溥儀來維持一統<sup>〔八〕</sup>。這個政治見解的謬誤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積極參與籌劃由日本主導的「滿洲國」的建立，並不惜出任偽滿洲國的第一任國務總理，除了其個人與日本之間的淵源關係外，即在於判斷這是他所謂的「共管」趨勢的第一步。他走出的這一步，從他舊有的大清之臣的身份，揆諸傳統倫理，勉強說得過去的可恕之處是尚非賣主求榮之輩，甚至有所謂「後清」的夢想<sup>〔九〕</sup>。這與日本欲吞併東北的圖謀自是異轍，所以他最終也並未能見容於日本軍部<sup>〔一〇〕</sup>。但為時已晚，其本人連同主上，此時都已陷入萬劫不復的背棄祖宗社稷的原罪之中了。

陳曾壽與溥儀之間的關係，較之上述三位，則又是一番情形，君臣關係更多地帶上了私交的色彩，顯得單純却又細緻得多，以至於溥儀獨對他說出「患難君臣猶兄弟也」這般肺腑之言<sup>〔一一〕</sup>，誠為千古所無。像蒼虬這樣一位性情中人物，在政治上自然是拿不出多少實際作為的，清季如此，清亡後更是如此。他的態度和表現比較單純，甚至是最簡單的，即惟對溥儀抱持君臣之義這一個念頭，而對當時其他的軍政各方則絕無與焉<sup>〔一二〕</sup>。故張勳復辟，即奔赴舊京上任，事敗後又不顧危險，「每日至南池子忠武家共患難，及忠武避之荷蘭使館，乃離去」<sup>〔一三〕</sup>。民國十三年溥儀被馮玉祥軍攫出北京，出亡天津，他又急趨行在問安；隔數年又隨扈長春，不計成敗，亦無避嫌之念，君臣之間甚為默契自在，這與陳寶琛的正式和沉

重又自不同。尤其是溥儀在天津及到長春時期，蒼虬所有的行爲和所上的奏摺，無非是勸諫皇上慎重，不要輕易離津，不要作傀儡，而要有「行政用人權」之類，雖不切實用之至，却一秉其本性<sup>二四</sup>。對於辛亥後溥儀的兩次「復位」，蒼虬明確地贊成張勳復辟那一次，而不接受「滿洲國」康德皇帝那一次，便能說明問題。有詩爲證：

同夢未甘成己背，銷魂難再是丁年。分明前劇非後劇，苦語何由訴九泉？（《丁丑五月十三日》）

「丁年」即指丁巳年（一九一七），該年農曆五月十三日張勳上奏正式宣佈復辟，蒼虬即於二十年後的丁丑年此日，作詩紀念之。時「滿洲國」鬧劇方熾，蒼虬尚身在事中，而已能作局外之評，這實是其一貫的立場。雖然贊成丁巳復辟也高明不到哪裏去，但那畢竟是國內之事，不涉外族。所以「滿洲國」成立，蒼虬所任止於后師，及管陵寢、教授宮中近支子弟文學之類，均所謂溥儀之「家務事」，而不受任何實職。這都不是偶然的和被動之舉，是與溥儀交感默契的結果<sup>二五</sup>。他在偽滿時期的心情，有一詩表達得較為準確：「事仇難苟同，銜恩敢獨異？坐視良不忍，輕去慚大義。茫茫天壤寬，我行獨無地。」（《題李木公肥遁廬圖》）可見在心思、行事和政治操守上，他與鄭孝胥是有實質區別的，與陳寶琛比也並不遜色，反而顯得不拘形迹，後世評價，不可不明察此一分際，否則不免太辜負於歷史和古人了<sup>二六</sup>。

總之，蒼虬是四人中最爲率性和最不擅長政治的。「歡娛朝野隔生事，何論風節垂高型。酒酣不忍歎家國，但說同輩多飄零。」（《子修丈約同蒿庵散原遊西溪飯於交蘆庵》）他這種故國巨憫，他對溥儀那

一份「深恩聊忍死，絕遇只傷神」（《本性》）的感情，其基本面應該都以感性成分為主，政治的屬性十分薄弱。所以蒼虬雖長期在溥儀身邊，却並不能發揮什麼實際的作用。陳祖壬《墓誌銘》「將謂無位，股肱左右。將謂得君，靡所措手」數語，頗得其微妙。

認真說來，陳曾壽的政治理想其實是以張之洞為最高標準的，他將張文襄比作范文正：「吾生猶及范希文，畫牘憂時每夜分」，「長沙久鎮誰能替？元祐重來日已曛」，「辛苦與人家國事，調停術盡欲何云」（《書廣雅詩集後》），「事大謀能定，機沉見若遲。濟時新貫舊，沃主孝兼慈。」（《張文襄公挽詩》二首之二）張文襄之後就無人了。他的這個選擇，與陳三立之子、深具歷史洞察力的二十世紀史學大家陳寅恪竟不謀而合<sup>〔七〕</sup>，頗能說明其政治思想的實質。

## 二

像蒼虬這樣用情專一的性格，不適合做政治家，却成就了一個好的詩人。他在清季民初詩壇的位置是相當顯赫的，每有人將之與陳三立、鄭孝胥鼎足而三<sup>〔八〕</sup>，或與陳三立、陳寶琛合稱「三陳」<sup>〔九〕</sup>。這些大的定位，幾十年之後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愈見其精審。

中國傳統詩歌的創作和評價，極重人格的高度，詩品即人品，人詩合一，並不將之單純視為只是一個詩藝技術的問題，所以從詩中讀出的，首先應該是詩人本身。中國詩文評論的這一基本性質，早在先秦



「詩言志」的原則中就被確立下來了。《毛詩》之後，宋人塑造成功老杜和陶潛兩個至高形象，繼續賦予這一古老原則以新的生命力。此舉實是宋人當時對於古義的一次改造運用工程，如同《毛詩》一樣，其範圍也並不限於詩學，而是全方位的。其後陶、杜兩個形象，即作為《詩經》形象的延續，持續充任了明清及民國時期詩學的內核。蒼虬詩在清、民之際詩壇所獲得的隆譽，自然不會外於此一歷史現象，他的詩品與其人品，也正是高度統一的。

蒼虬自稱主要學黃（庭堅）、陳（師道），學李義山，別人也這樣評論他，都是不錯的<sup>[10]</sup>。但我以為，蒼虬詩中更容易讀出的，實際上是極其濃重的陶淵明的色彩<sup>[11]</sup>。這不僅有其直接的表白為證，如「彭澤招我魂」（《至鄰圃視寄養菊花已出蓓蕾喜賦》）、「淒其望彭澤」（《述菊》）、「想見陶隱居，擁衣但高眠」（《天寧寺聽松》）等；也不僅在於他繼續醉心於營造「菊」這個由陶淵明首先申請了「專利」的意象，如「菊固不易知，知菊良不易」（《洗心閣中菊花開時復園來住一月將別為詩四首》之二）、「兩三黃菊義熙花」（《朔風》）、「一畦寒守義熙花」（《以舊京菊種移至海上寄養鄰圃》）等；也不僅在於他亦愛作五古，遣詞大有直樸之風（詳下）；而是他的詩所表現出來的整個生活處境、立身原則和思想趣味，始終都與陶淵明十分相似。集中如《詠懷》十首、《述菊》六首、《茗雪與覺兄弟先後寄菊數十種日涉小園聊復成詠》六首、《三臺山山居雜詩》八首、《別西湖六年矣憶幽居之趣率成四首》等組詩，氣息最與陶近，幾乎就是淵明《飲酒》、《讀山海經》諸詩的後代親嗣。